



JLWE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JLWE, Vol. 2, No. 1, 2026, pp.101-111.

Print ISSN: 3078-8129; Online ISSN: 3104-507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w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60111hndts>



双重时间中的历史叙事：

新维多利亚小说的亚类问题及其历史观研究

林永辉 (Lin Yonghui), 金琼 (Jin Qiong)

摘要：传统的新维多利亚小说分类存在类型重叠与类别缺失等问题，有必要进行修正与补充。双重时间与历史叙事是新维多利亚小说的核心创作特征，依托双重时间建构，新维多利亚小说通过想象进行历史叙事并解构历史；根据不同的历史叙事视角，新维多利亚小说可以划分为基于官方历史叙事视角、民间历史叙事视角与或然历史叙事视角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三类，三者分别以质疑官方历史、发掘民间历史、虚构或然历史三种叙事策略，向绝对客观真实的历史叙事发起挑战，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既定历史进行解构，共同表征了后现代历史观具有的修正性、边缘性与自反性。

关键词：双重时间；历史叙事；新维多利亚小说；亚类；历史观

作者简介：林永辉，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国小说，比较文学。

电邮：linyonghui23@126.com。金琼（通讯作者），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欧美文学，比较文学。电邮：jinqiong_q@163.com。

Title: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Dual Time: The Subgenre Problem of Neo-Victorian Novel and Its Historical View

Abstract: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s of neo-Victorian novel have some problems such as genres overlapping and missing, and it is necessary to revise and supplement. Dual time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are the core creative features of neo-Victorian novel, relying on the dual time, neo-Victorian novel uses imagination to narrate history and deconstruct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Received: 08 Sep 2025 / Revised: 03 Nov 2025 / Accepted: 23 Apr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Apr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May 2026.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neo-Victorian novel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genres: neo-Victorian novel based on the official historical narrative perspective, the folk historical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the alternate historical narrative perspective, which challenge the absolutely objective and true historical narrative, deconstruct the determined history of the Victorian era by questioning the official history, excavating the folk history, or making up the alternate history. Three genres together express the revisionism, marginality and self-reflexivity of postmodern historical view.

Keywords: Dual Time; Historical Narrative; Neo-Victorian Novel; Subgenre; Historical View

Author Biographies: Lin Yonghui,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British Nove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linyonghui23@126.com. Jin Qiong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jinqiong_q@163.com.

引言

新维多利亚小说 (neo-Victorian novel) 是当代英语历史小说中的一种重要类型, 它以吉恩·里斯 (Jean Rhys) 的《藻海无边》 (*Wide Sargasso Sea*, 1966) 与约翰·福尔斯 (John Fowles) 的《法国中尉的女人》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1969) 为源起, 拜厄特 (A.S. Baytt) 的《占有》 (*Possession*, 1990) 为高峰, 创作至今方兴未艾。值得注意的是, 新维多利亚小说并不存在一个先验的创作纲领, 它是对以维多利亚时代为创作背景, 试图从后现代的文化观念解构维多利亚时代既定的历史, 在文本叙事上具有强烈自反意识的历史小说统称。因此, 新维多利亚小说涵盖作品数量众多, 风格不一, 学界对其内部分类存在一些分歧。达娜·席勒 (Dana Shiller) (1997) 从叙事来源出发, 将新维多利亚小说分为改写维多利亚时代经典文学文本的小说、重写维多利亚时代经典人物经历的小说、借鉴维多利亚时代文学模式创作的小说三个类别。罗宾·吉尔摩 (Robin Gilmour) (2000) 从叙事方式出发将新维多利亚小说分为改写维多利亚时代经典文学文本的小说、从当代视角书写维多利亚时代历史的小说、以拼贴与戏仿的方式指涉维多利亚时代历史的小说、颠覆维多利亚时代意识形态的小说、批判维多利亚时代社会规范的小说、研究维多利亚时代历史的小说六个类别。路易莎·哈德利 (Louisa Hadley) (2010) 从叙事题材出发, 将新维多利亚小说分为新维多利亚后殖民小说、新维多利亚达尔文小说、新维多利亚档案小说、新维多利亚传记小说、新维多利亚女性哥特小说五个类别。上述分类皆是围绕新维多利亚小说不同的叙事层面展开讨论, 关注小说如何组织叙事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文本、经典人物、意识形态、殖民活动、性别议题等不同的对象进行后现代解构, 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存在着界限不明晰的问题。

以新维多利亚小说《奇怪的音乐》 (*Strange Music*, 2008) 为例, 作者罗拉·菲什 (Laura Fish) 以维多利亚时代著名女诗人勃朗宁夫人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的长诗《逃跑的奴隶》 (*The Runaway Slave at Pilgrim's Point*, 1846) 为创作源头, 虚构了关于巴雷特家族种植园两位女性奴隶的悲惨遭遇, 以及诗人在听闻其中一位奴隶逃跑的消息后写下《逃跑的奴隶》一诗的创作经历, 在此基础上揭露维多利亚时代女性遭受的种族、阶级与性别压迫。作者同时还在小说叙事中融入大量诗人的真实日志与书信, 形成虚实相间的艺术效果。可以说《奇怪的音乐》既是一部改写维多利亚时代

经典文学文本的小说，也是一部重写维多利亚时代经典人物经历的小说；或者是同时兼具了新维多利亚后殖民小说、新维多利亚传记小说与新维多利亚女性哥特小说三重特征的小说，读者难以界定这部小说具体的解构对象。与《奇怪的音乐》情况相仿的还有《藻海无边》、艾玛·坦南特（Emma Tennant）的《苔丝》（*Tess*, 1993）、玛格丽特·福斯特（Margret Foster）的《女仆》（*Lady's Maid*, 1990）等小说。这是因为席勒等人的分类局限于某一具体的解构对象，忽视了部分新维多利亚小说中存在着多个解构对象的现象，特别是没有察觉到新维多利亚小说不同解构对象之间的共通性，如殖民与性别、意识形态与社会规范等问题在特定情况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容易造成分类之间的重叠。除此之外，20世纪末英语小说界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科幻小说——蒸汽朋克小说（steampunk novel），因多数蒸汽朋克小说以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为背景，通过建构一个蒸汽技术高度发达的“平行世界”来探讨自然、科技等人文话题，相关小说如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与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的《差分机》（*The Difference Engine*, 1991）、保罗·迪·菲利波（Paul Di Filippo）的《蒸汽朋克三部曲》（*The Steampunk Trilogy*, 1995）、柴纳·米耶维（China Mieville）的《帕迪多街车站》（*Perdido Street Station*, 2001）等也被相关学者划分至新维多利亚小说当中，以往的分类标准明显没有囊括这类小说。就此而言，目前的新维多利亚小说分类就存在类型的重叠与类别的缺失两大问题，有着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从席勒等人的研究来看，“叙事”与“解构”是理解新维多利亚小说类型的一组关键词，我们必须先明晰新维多利亚小说本质的叙事逻辑与解构指向：即新维多利亚小说怎样叙述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它们有无一个共通的叙事逻辑？蒸汽朋克小说这类脱离历史实际的科幻小说，其叙述历史的方式是否与以往的新维多利亚小说存在共性？因之，本文试图在探究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历史叙事与双重时间建构的基础上，对新维多利亚小说类型进行辨析，提出新的分类标准，进而明晰其基于历史叙事视角的后现代历史观表征。

一、双重时间中的历史叙事建构

马克·卢埃林（Mark Llewellyn）在期刊《新维多利亚研究》（*Neo-Victorian Studies*）的创刊号中对新维多利亚小说做出如下定义：“既属于维多利亚时代又不属于维多利亚时代，它是对维多利亚时代历史进行重新阅读、重新构想与重新解释的叙事方式”（Llewellyn, 2008, p.179），这一定义指出了新维多利亚小说写作的两个核心特征——双重时间与历史叙事。新维多利亚小说叙述的内容是过去发生的历史，但小说中叙述的历史时代与历史叙述的时代并非处于同一时间维度上，是以当代的视角叙述的。哈德利就强调：“历史小说在书写一个时代的同时，又指涉另一个时代，它总是在现在与过去的关系中占据一个复杂的位置。对历史小说的批评应优先考虑创作的时代，而非小说书写的时代”（Hadley, 2010, p.5）。例如在《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叙事中，小说讲述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故事，但来自20世纪的叙述者声音反复出现在文本当中，小说明显是以20世纪的时代观念来写作与评价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事，在创作中形成了明显的双重时间历史叙事结构。卢卡奇（Georg Lukacs）在《历史小说》（*The Historical Novel*, 1937）中就以“时间错位”（anachronism）一词形容历史小说中出现的双重时间现象，并转述了黑格尔（G. W. F. Hegel）的观点：“书写对象（历史）的内在实质保持不变，但在不断发展的时代文化语境中它的表达形式必须发生改变”（Lukacs, 1963, p.61），指出历史小说的历史书写是无法回避当下视角的错位介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感受到历史与当下之间

的紧密联系，历史叙事中出现双重时间导致时间错位是必然现象。那么历史小说应该关注的创作重点应是历史是通过哪种方式被叙述的，而不是叙述了什么历史内容。

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将当代这类具有时间错位特征的历史小说称为“历史编纂元小说”（Historiographical Metafiction），认为这类小说“既强调文本的自我指涉功能，又悖论地指向历史人物、事件”（Hutcheon, 2009, p.6），即当代作者以后现代意识指涉历史叙事，但又坚定其创作是“历史真实”的表达。历史编纂元小说的概念打破 19 世纪以来以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为代表的西方历史学家一直秉承的线性历史观。线性历史观遵循因果式的历史叙事逻辑，认为人类历史总是沿着从起因到结果、过去到未来的线性结构前进。海登·怀特（Hayden White）（2004）就指出在这种历史观下的历史叙事方式就是按事件发生的顺序排列形成编年史，然后再由编年史形成故事。史书上被详细记载的皆是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人物与事件，当下的我们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认识只是一串按时间与因果逻辑顺序排列起来的重大政治事件，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相关的论断。但是因为历史编纂元小说自有的时间错位特征，它遵循是从当下视角回到历史现场的逻辑，遥不可及的历史全貌就取决于我们对各种历史材料多方面地挖掘与阐释，这就使得历史叙事被编纂成为了可能。正如拜厄特在小说创作中使用腹语术（ventriloquism）的策略进行历史叙事一般，通过唤起死人的灵魂然后用自己的声音代替他们发声，将当下与过去两个不同的时空连接起来，从而还原历史的真相。值得注意的是，海伦·戴维斯（Helen Davies）（2012）认为腹语术本质上是一种精心策划的自言自语表演，因为只有腹语表演者发声，假定的对话对象才可能回话，这就意味着后者其实是被前者引导与操控的，腹语表演者和假定的对话对象之间的产生有关的历史叙事完全是由表演者的此时此刻的自我想象。维多利亚时代已经远去，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历史编纂元小说与腹语术都表明了当下的历史叙事只能在已有历史资料上进行时间错位地想象与推测。从这一层面上说，当下的我们参与了对“完整”历史的塑造。

有趣的是，荣获 1998 年雨果奖的新维多利亚小说《别忘了还有狗》（*To Say Nothing of the Dog*, 1998）就以“时间旅行”（time travel）的概念直接表明了当下对历史的塑造作用。小说名称来源于维多利亚时代作家杰罗姆（Jerome Klapka Jerome）的旅行小说《三人同舟：别忘了还有狗》（*Three Men in a Boat: To Say Nothing of the Dog*, 1889），它以未来 2057 年为时间背景，讲述了牛津大学历史学者内德·亨利为了寻找考文垂大教堂在二战期间消失的主教鸟桩而不断进行时间旅行的故事，期间因为连续时间旅行导致的偏差，亨利阴差阳错地抵达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牛津，并邂逅了杰罗姆（Jerome Klapka Jerome）一行人，之后一同游历了泰晤士河，并且亨利的加入还直接启发了杰罗姆《三人同舟》的创作，来自未来世界的时间旅行者成为过去历史的创造者。安·豪威（Ann F. Howey）（2022）指出这部小说实际上玩弄了历史叙事的因果观念，在时间旅行的干涉下，现在与过去的二元对立被打破，亨利遭遇的维多利亚时代是否是真实的不再重要，原因在于尽管他通过时间旅行回到历史的现场，但他所经历的历史现场正是由他当下的时间旅行所参与塑造的，由此打破了线性历史观，使历史真相变得扑朔迷离。因此，《别忘了还有狗》这部新维多利亚小说所揭示的历史秘密就是过去的历史只是历史学家一种想象的重建。从时间错位到历史编纂元小说，从腹语术再到时间旅行，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创作种种概念都在向读者揭示历史叙事不再是牢不可破、不可逆转的线性结构，反而我们都可能成为历史的参与者与解释者。由此可见，新维多利亚小说的解构指向并非仅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一具体史实或叙述，而是历史这一概念本身。

二、新维多利亚小说的亚类辨析

在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叙事实践中，历史成为了一个开放的文本结构，如同拜厄特的揶揄：“（历史）既然不可能确知，那么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什么都可以”（Byatt,2016,p.51）。拜厄特的观点与怀特将历史看作一种语言构造可以被人为地介入是不谋而合的，他认为历史必须用语言叙述，但因为语言符号本身不可避免的象征特性，因此历史叙事其实是“语言凝聚、替换、象征化和某种贯穿着文本产生过程的二次修订的产物”（张京媛，1993，p.101），在某种意义上，历史被编纂也不是不可能之事。实际上，拜厄特本人就受新历史主义影响颇深，在评论集《历史与故事》（*On History and Stories*,2000）中她就将当代小说创作发生历史转向的首要原因归结为新历史主义思潮消解了历史本体、模糊了历史与叙事文学界限。因此作者以什么方式叙述（解构）历史就成为新维多利亚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根据前文论述可知，新维多利亚小说所叙述的历史是因时间错位导致的未知历史过程，而非起点与终点，其对未知历史过程的着迷暗合了新历史主义学者因为历史符码的断裂从而重视“小历史”的理论逻辑。所谓历史符码的断裂是指在看似完整统一的历史叙事中存在的缝隙与暗流，这是异我言说被主导意识形态压抑的结果。我们要如何发现历史叙事中存在的缝隙与暗流，那就要“表现出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轶闻逸事、偶尔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碑文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许多方面的特别的兴趣”（张京媛，1993，p.106）。“小历史”的观念拆解了宏观、正统与一元的官方历史叙事，即仅仅展示统治阶级意志的历史叙事，转而重视民间历史叙事、个体历史叙事，体现了在后现代史观下历史叙事的微观性与复数性倾向。值得注意的是“未知”一词实质上指涉了双重含义，一是已知的反面存在，是有待我们发现的；二是可能的存在，既然是可能的，那么它并非必然存在的，在具体的历史叙事中前者意味着对遗失历史的重新挖掘，包括官方记载中丢失的历史细节、没有被记录的民间历史等，后者意味着对非必然（不可能）存在历史的想象。在当代历史小说中就存在一种“或然历史（*alternate history*）小说”，指偏离正轨的历史叙事，一种假想性质的历史小说。或然历史小说的创作一般是选择历史发展的某一重要时期或节点，以此为转折点，杜撰偏离后续已知历史线性发展轨迹的事件，提供一种与现实历史互相参照的历史假设，李锋指出这些假设：“或基于科技预测，或基于相关事实，或完全出于主观想象，背后有作者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上的考量。其中比较常见的是作者对当前社会现实的极度不满或担忧，通过描述一个梦魇般的世界，来达到讽喻当下、警示世人的效果”（李锋，2014，p.76）。我们可以认为或然历史小说体现了自反性、编史性、非线性历史、复数历史观等文体特征，与新维多利亚小说遥相呼应。实际上，新维多利亚小说中就存在不少或然的历史叙事，部分蒸汽朋克小说就是其中的典型。

因此，文章认为后现代史观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历史叙事视角，一是官方历史叙事视角、二是民间历史叙事视角、三是或然历史叙事视角。依托以上三种历史叙事视角，以历史叙事为核心特征的新维多利亚小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基于官方历史叙事视角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这类小说一般以有明确历史记录的人物、事件为创作来源，不改变已被记录的历史起因与结果，但会对其中没有被详细记录的历史过程与细节做合理地想象补充。代表作品有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的《王尔德最后的遗言》（*The Last Testament of Oscar Wilde*, 1983）、玛格丽特·福斯特的《女仆》、拜厄特的《婚姻天使》（*Conjugal Angel*, 1992）、帕特里夏·凯特·戴维斯（Patricia K. Davis）的《午夜颂歌》（*Midnight*

Carol, 1999)、朱利安·巴恩斯 (Julian Barnes) 的《亚瑟与乔治》(Arthur & George, 2004)、罗拉·菲什的《奇怪的音乐》等。这类基于官方历史叙事视角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书写的人物、事件是建立在相关的历史记录之上,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往往需要参考大量材料,确保写作内容合乎客观记录。悖论的是,依托大量文书材料所书写的这类新维多利亚小说反而有着反对客观真实历史的自反特征,热衷揭露官方历史叙事的虚假特性,即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书写者在叙述过程中出于某种目的有意地排除某些话语,当代的我们就要对此给予重现,补充官方叙事中所缺少的部分。拜厄特的《婚姻天使》就着重书写了桂冠诗人丁尼生 (Alfred lord Tennyson) 对密友哈勒姆的强烈爱意。在官方传记中,丁尼生与哈勒姆的情谊一直被视为是正常的男性友谊,但这是丁尼生的儿子在为其作传时有意删除了那些可能引起误解的书信材料的结果,因此公共领域中的丁尼生形象并非是完全真实的。金冰 (2010) 就指出拜厄特依托约翰·罗森伯格 (John D. Rosenberg)、克里斯托弗·克拉夫特 (Christopher Craft) 等人对丁尼生与哈勒姆之间情感关系的研究重塑了私人领域中的丁尼生形象,在《婚姻天使》中再现了丁尼生对哈勒姆超乎友谊的情感。

值得注意的是,新维多利亚小说中存在一批以经典维多利亚小说为蓝本进行二次创作的改写小说,这类改写小说与上述文本有着相同的写作逻辑——揭露官方历史叙事的虚假特性。维多利亚小说作为维多利亚时代重要的文化表征,它们以文字叙述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这一时期英国的社会状况与历史实际,参与了维多利亚时代历史的建构,例如在后殖民主义的视角下,一批维多利亚小说就被指认是见证与书写大英帝国殖民历史的重要文本。新历史主义提倡的“文本的历史性”就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历史的产物,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维多利亚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既定的历史叙事文本,充当了维多利亚时代历史的讲述者。然而,大部分改写小说的作者认为维多利亚小说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或者为了迎合官方意志便在创作有意美化或掩盖了许多社会问题,成为官方历史叙事的重要组成文本,那么他们必须在当下给予质疑与重现。因此改写小说的改写创作基本遵循原著的叙事逻辑,通过前传、后传、外传等形式讲述原有叙事中没有提及或被有意掩盖的内容对原著提起质疑。作为官方历史叙事产物的维多利亚小说与质疑官方历史叙事创作的改写小说之间就形成了一组矛盾关系,那么改写小说也应归类到此处。改写小说的代表作品有《藻海无边》、林·海尔·萨金特 (Lin Hair Sargeant) 的《希刺克利夫:重返呼啸山庄》(Healthcliff: The Return to Wuthering Heights, 1992) 艾玛·坦南特的《彭伯里庄园》(Pemberley, 1996)、彼得·凯里 (Peter Carey) 的《杰克·迈格斯》(Jack Maggs, 1999)、D.M.托马斯 (D.M. Thomas) 的《夏洛特》(Charlotte, 2000), 乔·贝克的 (Jo Baker) 《浪博恩》(Longbourn, 2013) 等。其中《浪博恩》的创作动因就是作者希望借改写来揭露《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 1813) 中被掩盖的阶级矛盾:“《浪博恩》中的主要人物是《傲慢与偏见》中幽灵般的存在,他们的存在是为了服务家庭和故事。他们传送便条和驾驶马车;他们在没有人愿意出门的时候跑腿——扮演着代理人的角色,在倾盆大雨中为尼日菲尔德的舞会去镇上取舞鞋上的装饰玫瑰。但是,至少在我的脑海里,他们也是人”(Baker, 2013, p. 336)。作者重点关注了《傲慢与偏见》中被忽略仆人群体,并从此视角对既定叙事进行了扩容与补充,向读者展示被隐去的相关内容时又不破坏原著叙事发展。

第二,基于民间历史叙事视角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这类小说一般以作者杜撰的一批维多利亚时代人物为书写对象,他们的生活经历为写作内容,从非官方的民间视角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多个方面进行想象性还原,是新维多利亚小说最为常见的创作形式。代表作品有《法

国中尉的女人》、格雷厄姆·斯威夫特 (Graham Swift) 的《水之乡》(*Water Land*, 1983)、萨拉·沃特斯 (Sarah Waters) 的《轻舔丝绒》(*Tipping the Velvet*, 1998)、贝里·班布里奇 (Beryl Bainbridge) 的《大师乔治》(*Master Georgie*, 1999)、米歇尔·法柏 (Michel Faber) 的《绛红雪白的花瓣》(*The Crimson Petal and the White*, 2002)、拜厄特的《孩子们的书》(*The Children's Book*, 2009)、安娜贝尔·阿布兹 (Annabel Abb) 的《伊莱莎小姐的厨房手札》(*Miss Eliza's English Kitchen*, 2021) 等。基于民间历史叙事视角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通常聚焦于历史上无名 (no name) 个体的历史境遇, 展示他们的命运如何被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等因素塑造, 从他们的境遇透视维多利亚时代的风貌。如《水之乡》中的托马斯·阿特金森利用新的蒸汽排水系统改造洼地, 建造起了庞大的啤酒工厂, 逐步掌握了芬斯地区的经济与政治, 并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将其商业帝国扩张到印度孟买, 阿特金森的发迹恰恰是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如此, 这类小说的叙事是以真实的历史背景为基础, 通常还会结合相关的时代事件作为故事发展的脚注, 如《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提及的达尔文主义与古生物考古热潮、《孩子们的书》提及的工艺美术运动与博物馆运动, 相关事件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代表性事件, 因此这些小说的创作内容并不会违背历史的真实性。与此同时, 这类小说特别瞩目书写被正史有意忽略的一类维多利亚人——精神病患者、性工作者等等, 通过他们的经历向当代读者再现维多利亚时代被掩盖的历史阴暗面, 揭穿维多利亚神话的虚假面目。至少在性道德方面, 福尔斯就毫不客气地指出: “19 世纪是那样一个时代: 那时候妇女是神圣的, 然而, 你花几个英镑就能买到一个 13 岁的女孩子——甚至只要几个先令, 如果你只要她陪你玩一两个小时的话; 那时候兴建起来的教堂比那之前历史上所造的总和还多, 然而, 伦敦每六十幢房屋就有一幢是妓院 (现代的比例是接近六千比一); 那时候, 每一个布道坛, 每一篇报纸社论, 每一次公开演讲, 都赞颂婚姻的圣洁和婚前的贞操, 然而, 众多的公众大人物——地位最高者包括王储——他们的私生活是丑恶可耻的, 这类人的数量之多是从未有过的或者很少有过的” (Fowles, 2002, p.285)。

第三, 基于或然历史叙事视角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这类小说一般以维多利亚时代为故事背景, 通过假想的创作形式虚构一段不可能存在的历史, 或者将历史偏离原本的发展轨道进行演绎, 即作者在创作中选择了不同历史分叉点来讲述平行世界的历史。代表作品有安吉拉·卡特 (Angela Carter) 的《马戏团之夜》(*Nights at the Circus*, 1984)、《占有》《差分机》, 阿拉斯泰尔·格雷 (Alasdair Gray) 的《可怜的东西》(*Poor Things*, 1992)、《别忘了还有狗》《帕迪多街车站》等。基于或然历史叙事视角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背离了读者所熟知的历史, 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种陌生奇异的历史想象: 羽丰翼全的空中女飞人、蒸汽驱动的计算机、大脑置换手术、吸食人类心智的恐怖生物“鳞蛾” (slake-moth) 等等。尽管这类新维多利亚小说所讲述的历史是不可能存在的, 但其创作的内核仍是基于作者对维多利亚时代相关文化元素的利用与解构, 如蒸汽技术、铁道交通、科学怪人、煤气灯、伦敦妓院、降灵会等, 读者可以在这类小说中发现许多与真实历史相仿的事件。特别是作为蒸汽朋克小说的鼻祖《差分机》看似是另一个平行时空的故事, 但读者仍然可以从中看出许多与真实历史相对应历史事件: 1832 年议会改革、资产阶级政府镇压卢德运动、伦敦大恶臭事件等, 只不过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参与人物、进行方式有所改变。或然历史叙事虚构不存在的历史是否代表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 (2004) 认为在文学创作中历史本身必须作为一种存在处境来理解, 即历史的文学言说要在富有典型意义的特定处境中呈现, 通过这一特定

处境揭示人类面对的共同处境。实际上，基于或然历史叙事视角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一大创作方式就是抽取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历史事件，然后对其进行陌生化处理。但就真实的历史事件与被陌生化处理的历史事件而言，两者本质上都代表着同一种历史的存在处境，即无论是真实历史中的人物还是或然历史中的人物，他们都有着相同的历史境遇。这类小说凭借相同的历史境遇的描写实现了今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后现代审视。例如《帕迪多街车站》中的虚构城市新克洛布桑就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有着高度的相似性，黑夜中闪烁的煤气灯、雾霾天气、肮脏的下水道、犯罪猖獗的贫民区、神出鬼没的连环杀手“独臂螳螂手杰克”，伦敦人与新克洛布桑人都在面对着工业发展与高速城市化带来的种种弊端。就算是将时间背景设定遥远未来的《别忘了还有狗》也通过时间旅行装置将未来人与维多利亚人放置在同一历史场景里，使其共同参与到影响未来历史走向的关键节点当中，成为历史的参与者或见证者。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或然历史叙事并不意味着是对真实历史的消解，反而它以一种梦幻的寓言方式向我们揭示人类所面临的历史境遇都具有相似的共性。

以上三类新维多利亚小说不约而同地通过想象的创作方式解构历史，带有明显的虚构特性，但这不代表它们叙述的历史都是一种无差别的乌有之事。三类新维多利亚小说想象的历史并非是一类型，不同历史叙事视角下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之想象，分别是有记录的历史、无记录的历史以及不存在的历史。不仅如此，小说对三类历史的想象都需要参照一定的历史材料，并非毫无根据的想象，差别就在于参照程度的不同：基于官方历史叙事视角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通过对记载的历史进行叙事，叙事逻辑需要参照所叙述的历史原型与相应的社会历史现实进行建构；基于民间历史叙事视角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通过对无记录的历史进行想象叙事，叙事逻辑只需参照相应的社会历史现实进行建构；基于或然历史叙事视角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通过对不存在的历史进行叙事，叙事逻辑可以改变相应的社会历史现实，进行想象性建构。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基于官方历史叙事视角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以考据的方式想象已经发生且有记录的历史，推测官方历史叙事中遗漏的信息，但也只是在尽可能地接近而非确凿的历史真相，遑论基于民间与或然历史叙事视角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由此可见，新维多利亚小说所叙述历史的真实性永远是一个未知数，如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提出的“延异”（différance）思想一般，有关真实历史的叙事永远在不停地阐释生成，充满着未确定性。

三、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后现代历史观

历史叙事是新维多利亚小说的核心创作特征，从历史叙事视角对新维多利亚小说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发现新维多利亚小说的解构指向以及策略，厘清三种创作类型——基于官方历史叙事视角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基于民间历史叙事视角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基于或然历史叙事视角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由此突破既往分类研究中存在局限性。不仅如此，尽管三种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具体创作方式不一，但在解构历史过程中它们又共同体现了后现代历史观中表征的修正性、边缘性与自反性。

首先，试图修正历史。自新维多利亚小说问世之日起就被部分学者责难为一种类似“遗产电影”的怀旧商业作品，缺乏历史深度。事实上新维多利亚小说通过不同的历史叙事角度对既定的历史事实进行补充、反思甚至颠覆，隐含着文本要修正历史的冲动。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正统历史叙事中以节制、保守、勤勉、繁荣等特点著称的维多利亚时代遭到了不同学者的质疑与解构，他们都

反对单一的历史叙事掩盖了复杂的历史实际。为了展现多元的历史叙事，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历史叙事都是对正统历史叙事的悖反。但是“历史叙事”一词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认为：“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文本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而我们对它的接近以及对真实本身的接近，都必须经过其在先的文本化，它的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Jameson, 1997, p.148）。所谓的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即历史叙事无法规避叙事语境，包括叙事者的立场、政治活动、社会思潮等因素的干涉。因此无论以哪一视角进行历史叙事，质疑官方历史进行叙事创作、发掘民间历史进行叙事创作、虚构或然历史进行叙事创作都是新维多利亚小说基于当下的语境，从性别、殖民、创伤等角度对维多利亚时代盖棺定论的历史文本进行反复解读，有目的地为读者提供不同版本、非唯一性的历史叙事，即为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历史修正性。安德烈·基斯科诺普夫（Andrea Kirchknopf）强调：“新维多利亚小说是基于强烈的互文性概念，通过在当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叙事之间建立对话，设法为当代重写文本提供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视角”（Kirchknopf, 2008, p.54），可见新维多利亚小说绝非单纯的怀旧之作。

其次，关注边缘历史。新维多利亚小说通过不同历史叙事角度叙述被压抑的个人史、家族史、或然史等在某种程度上皆是异于主流的。斯威夫特在《水之乡》中对历史做出以下定义：“1.探究，调查，学习。2.（1）对过去事件的叙述，史志。（2）任何叙述：记叙，传说，故事”（Swift, 2009, p.1）。在作者看来历史不只是历史书上所记载的史志，如法国大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影响总体人类命运的历史事件，还包括不被官方认可，或多或少有着虚构色彩的记叙、传说与故事等“小历史”，如克里克家族与阿特金森家族的历史，总的来说前者的历史价值往往高于后者。但当历史叙事打破视角的限制、着眼于叙述“小历史”时，宏观层面上的集体叙事将被消解，而微观层面上的个体叙事则得到重视，特别是个体的政治身份、性别身份、族裔身份等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于是乎卢埃林所声称的“边缘化的声音”就被释放了出来，使得沉默的精神病患者、性工作者等一众历史中的他者可以重新发声。杜丽丽（2017）就以“众声喧哗的对话性历史”强调新维多利亚小说叙事是通过他者的话语在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事实与虚构的对话中解构与重构复杂的历史，颠覆了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在后现代文学批评中，解构不仅是要消解中心，还包括了消解后的重构，新维多利亚小说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解构就是要以边缘的“小历史”修正中心的“大历史”，以不同历史叙事视角下不同版本、非唯一性的历史叙事强调多个中心的存在。

再次，反思历史本质。无论是试图修正历史还是关注边缘声音，新维多利亚小说通过不同的历史叙事角度叙述的“小历史”皆是作者想象性重构的产物，因此我们无法确认被修正历史的真实性。当想象与真实的杂糅成为了一组矛盾的创作动力，两者相互对立使新维多利亚小说呈现出明显的自反性表征，这直接动摇了新维多利亚小说作为历史小说的根基，因为在传统史观中历史应该是绝对客观真实的。但是，在怀特（2004）看来历史叙事本质上已被证明是一种虚构的话语，绝对客观真实的历史叙事已不复存在，一切历史叙事都是建立在对过去文本的阐释上，我们如何阐释成为关键。想象历史并不意味着完全虚构，新维多利亚小说的虚构是一种参照式虚构，是建立在客观史料上的主观再创造，如同拜厄特依靠信件、诗集、日记等文本材料重新解读丁尼生的情感生活一般，新维多利亚小说毫不掩饰地以矛盾的自我指涉方式解构了绝对客观真实的历史叙事立场。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由于逻各斯中心的消解，一切叙述都走向了不确定的状态，新维多利亚小说对绝对客观真实的历史叙事修正，产生的多版本历史实际上就是一种不确定性产物。当然，新维多利亚小说矛

盾的自反性并不是为了消解历史，其自我指涉、自我反思、自我反对的矛头是指向以统治者为出发点的历史书写立场，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是错综复杂。因此我们更需要以一种多元化的视角重新思考有关历史真相的问题。在此层面上，新维多利亚小说彰显的反思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综上所述，基于历史叙事视角考察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分类，我们可以将其分类为基于官方历史叙事、民间历史叙事与或然历史叙事视角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无论从哪一角度进行书写，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新维多利亚小说创作以“小历史”反对“大历史”的解构倾向，而这一倾向正是其试图修正历史、关注边缘声音、反思历史本质等后现代历史观的具体展现。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Lin Yonghui ^{ID} <https://orcid.org/0009-0000-2196-8668>

Jin Qio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1-6367-1915>

References

Baker, Jo (2013). *Longbourn*. Black Swan.

拜厄特 (2016): 《论历史与故事》，黄少婷译。译林出版社，2016。

[Byatt, A.S(2016).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translated by Huang Shaoting. Yilin Press.]

Davies, Helen (2012). *Gender and Ventriloquism in Victorian and Neo-Victorian Fiction Passionate Puppets*. Palgrave Macmillan.

杜丽丽 (2017): 《新维多利亚小说历史叙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Du Lili (2017).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New Victorian Fiction*.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约翰·福尔斯 (2002): 《法国中尉的女人》，陈安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Fowles, John (2002).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translated by Chen Anquan.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Gilmour, Robin (2000). "Using the Victorians: the Victorian Age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In Alice Jenkins&John Juliet (Eds.), *Rereading Victorian Fiction*(pp.189-200). Palgrave Macmillan.

Hardly, Louisa (2010). *Neo-Victorian Fiction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Palgrave Macmillan.

Howey, F. Ann (2022). "The Mystery of History: To Say Nothing of the Dog as Neo-Victorian Fiction." *Neo-Victorian Studies* (1):112-134.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7429988>

琳达·哈琴 (2009): 《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李杨,李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Hutcheon, Linda (2009).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translated by Li Yang & Li Feng. Nanjing UP.]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 (1997):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Jameson, Fredric (1997).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Late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Chen Qingqiao.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金冰(2010): 《维多利亚时代与后现代历史想象——拜厄特“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 [Jin Bing (2010). *A.S. Byatt's Reconstruction of the Victorian Age in Angels and Insects*. Peking UP.]
- Kirchknopf, Andrea (2008). "(Re)workings of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Definitions, Terminology, Contexts." *Neo-Victorian Studies* (01):53-80.
- 米兰·昆德拉 (2004):《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 [Kundera, Milan (2004). *L'art du roman*, translated by Dong Qiang.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李锋 (2014):“论或然历史小说的历史观念与叙事特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02):75-82。
- [Li Feng (2014). "On the Historical Notion and Narrative Features of Huo Ran's Historical Novels." *Fudan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02):75-82.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0257-0289.2014.02.009>]
- Llewellyn, Mark (2008). "What is Neo-Victorian Studies?" *Neo-Victorian Studies* (01):164-185.
- Lukacs, Georg (1963). *History Novel*, translated by Hannah Stanley Mitchell. Beacon Press.
- Shiller, Dana (1997). "The Redemptive Past in the Neo-Victorian Novel." *Studies in the Novel* (04):538-560.
-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 (2009):《水之乡》,郭国良译。译林出版社。
- [Swift, Graham (2009). *Water Land*, translated by Guo Guoliang. Yilin Press.]
- 海登·怀特 (2004):《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
- [White, Hayden (2004).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translated by Chen Xin. Yilin Press.]
- White, Hayden (2010). *The Fiction of Narrative: Essays on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ry, 1957-2007*.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张京媛 (1993):《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 [Zhang Jingyuan (1993). *The New-Historic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Peking UP.]